

姜白石詞編年笺校



夏承燾箋校輯著

姜白石詞編年箋校

中華書局

姜白石詞編年箋校

夏承燾箋校輯著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毫米·1/32·12 9/16印張·2插頁·272,000字

1958年7月第1版

1961年12月第2版上海第2次印刷

印數：3,201—6,200 定價：(7)1.30元

統一書號：10018.55 61.11.滬型

白石道人歌曲卷第六

番易姜 夔堯章

自製曲

秋霄吟 越調

リフムム一人フナフ人多分ウマム一人フマ
古簾空墜月皎坐久西窗人悄蛩吟苦漸漏水丁
久收久ウ多ナフムム一人フナフ人多分ウマ
丁箭壺催曉引涼颼動翠葆露脚斜飛雲表因嗟
ム一人フア人リ久ウ多 乃ナフ今一人フ一
念似去國情懷暮帆煙草 帶眼銷磨爲近日愁

白石道人詩集卷上

番陽姜夔堯章

五言古詩

以長歌意無極好爲老夫聽爲韻奉別沔

鄂親友

滔滔沔鄂留有醜三宿桑持鉢了白日事賤九
蜷念當去石友烟席凌江湘爲君試歌商歌短意
則長

佳人魯山下

謂揚大
昌正之

日弄清漢波促絃調寶瑟哀

思感人多咬哇秦缶擊冷落郢客歌知音良不易
如此粲者何

嘉泰壬戌六月六日 錢清三槐王畿字千里得晉大令保母志

并小硯於磐山樵人周二物予皆親見之志以軌刺軌四垂其三

為錢文皆隱起已斷為四歸王氏又斷為五凡十行末行缺二字

不可^知第六行缺十二字猶可考曰中冬既望葬會稽山陰之黃閣_{今作}

硯背刺晉獻之字上近右復有永和字乃劃成甚淺瘦永字上

其磔和字上其口硯石絕類靈璧又似鳳味甚細而宜墨微窪

世人好妄議如此令人短氣予恐流俗相傳誣毀至寶故不得不
不効辨雖然妄議可以惑庸人博雅之士一見自了不待予之
喋也孰既入土八百餘年已腐壞恐不能久近所摹本比初出
土時已覺昏鈍摹之不已日就磨滅得墨本者宜葆之哉

予既作此跋將書以贈千里以疾見妨自四月至于
九月乃竟既致諸千里後月餘過錢清與元卿
千里同觀聊記其後番易姜夔 堯章

論姜白石的詞風（代序）

姜白石（夔），鄱陽人。父噩，任湖北漢陽縣知縣，白石幼年隨宦，往來漢陽二十來年。在湖南遇見福建老詩人蕭德藻（字巖），德藻賞識他的詩，把姪女嫁給他，帶他寓居浙江湖州。因此，白石三、四十歲以後便長住杭州。宋寧宗慶元三年（一一九七），他作大樂議及琴瑟考古圖上政府，五年，又上聖宋鑄歌十二章，得到『免解』的待遇，與試進士，但仍不及第。寧宗嘉定年間（一二二〇左右）卒于杭州，年六十餘歲。在南宋作家裏，他比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尤袤少三十來歲，比辛棄疾少十來歲，與葉適、劉過諸人同年輩。

白石一生不曾仕宦，他除了賣字之外，大都是依靠他人的周濟過活的（他的友人陳造有詩贈他說：『姜郎未仕不求田，依賴生涯九萬箋；稻載珠璣肯分我？北關當有合肥船。』又說：『念君聚百指，一飽仰臺饒』）。他所依靠的人：在湖南、湖州是蕭德藻；來往蘇州時，是名詩人范成大；相依最久的是寓居杭州時的張鑑（平甫）。張鑑是南宋大將張俊的後裔，有莊園在無錫，曾經要割贈良田供養白石，這是白石四、五十歲時候的事情。

南宋中葉是江湖游士很盛的時代。他們拿文字作干謁的工具，如宋謙父一見賈似道，得楮幣二十萬，造起闊房子（見方回瀛奎律髓）；因此有許多落魄文人依靠做游士過活，白石就是其中之一；不過，他並不是像宋謙父的一流人。

白石一生經歷南宋高、孝、光、寧四個朝代，在他二十至五十歲那一階段，正是宋金講和的時候，偏安小朝廷在這三十年『承平』日子裏，朝野荒嬉，置國恥國仇于度外。白石二、三十歲時數度客游揚州、合肥等處，江、淮之間在那時已是邊區，符離戰役之後，這一帶地方生產凋敝，風物荒涼，曾經引起這位少年詩人『徘徊望神州，沉歎英雄寡』（昔游詩）的感慨，揚州慢、淒涼犯一類詞也頗有『禾黍之悲』（揚州慢詞序）。但三、四十歲南歸之後，他的行跡便不出太湖流域附近了。他經常往來的蘇、杭范成大、張鑑兩家，都有園林之勝、聲妓之娛。紹熙二年（一一九一）他從合肥歸訪成大，在他家裏賞雪看梅，製成暗香、疏影兩首自度曲，成大贈他一個歌妓；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張鑑帶一隊穿柳黃色的家妓同他觀梅于西湖孤山，他作一首鶯聲繞紅樓詞，和國工吹笛；在這種生活環境裏，使他久長地脫離現實，從而決定了他的作品不可能有豐富的現實意義，只會走上研辭練句、選聲揣色的道路，這便是北宋末年周邦彥的道路。

白石存詞共有八十多首，依它的內容來分：感慨國事、抒寫身世之感的像揚州慢、玲瓏四犯等有十四、五首；山水紀游、節序詠懷的像點絳脣、鷓鴣天等，交游酬贈的像石湖仙、驀山溪等各有十三、四首；懷念合肥妓女的却有十八、九首（白石二十多歲在合肥戀一琵琶妓，別後二十多年，仍是懷念不忘。詳見拙作白石行實考）；其餘二、三十首都是詠物之作（詠梅花的有十七首），算是他作品中分量最多的一類。後來高觀國、史達祖、周密諸人，各愛好姜詞，也各以此體擅場。又白石詠梅有『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之句，詠蟋蟀有『候館迎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之句，宋末遺民為

了避忌諱，便多用詠物詞寄託故國滄桑之感（不滿民族壓迫，而又不敢正視現實，這是他們的階級意識）。白石這派詞也就因此廣泛地被傳誦仿效起來，它的勢力一直下逮六、七百年前的清代浙派詞。朱彝尊說『詞至南宋始極其工，姜堯章氏最爲傑出』（朱氏詞綜發凡），又說『詞莫善於姜夔』（黑蝶齋詩餘序），於是造成清代初年『家白石而戶玉田（張炎）』的風氣。我們看清代幾百年之中，白石詞集的刻本寫本多至三、四十種，算是唐宋人詞集版本最多的一家，這可見當時學習姜詞的盛況。白石詞所以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各個時期裏和他同類型的封建文人特別多（從宋末的張炎到清初的朱彝尊、厲鶚等等都是）；他們都依據自己的思想感情有選擇地來學習、摹仿姜詞。其次，由于姜詞在藝術技巧上，有其獨特的成就，可以爲後來者借鑑以抒寫和他同類型的思想感情。所以我們論宋詞發展史，不能忽視他對後來的影響，在分析他的思想感情之外，還須對他的藝術造就作較全面的研究。

白石作品，在文學史上的評價是詞比詩高；我現在論他的詞，却要先從他的詩說起；我以爲若瞭解他的詩風轉變的經過，是會更容易瞭解他的詞的造就的。

白石少年就有詩名，二十多歲蕭德藻介紹他去見詩壇老宿楊萬里；萬里期望他作『蕭（德藻）尤（袤）范（成大）陸（遊）四詩翁』的後起。白石是江西人，對當時盛行的江西派詩，曾下一番工夫；但後來對江西派的看法有了轉變。四十多歲時，過無錫訪老詩人尤袤，尤袤問他作詩學那一家，他答：『三薰三沐師黃太史氏（黃庭堅）；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始悟學卽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爲得，雖黃詩亦偃然高閣』

矣。』(詩集自敘)晚年寫定詩集時，自敘心得說：『作詩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同上)也是指學黃詩而言的。

白石早年從黃詩入手，中年要擺脫黃詩，自求獨造，提出蘇軾所說『不能不爲』一句話作爲寫詩的最高境地(同上)。這個轉變固然由于他多年創作的體驗，也和那時文壇的整個趨勢有關。在北宋末葉風靡一時的江西派詩，到了白石那時，已經流弊叢生，招致了很多人的不滿。尤袤對白石評論蕭、楊、范、陸四家詩說：『是皆自出機軸，實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爲？』(同上)楊萬里也時常有類似的話(見他的荆溪集自序等文)；葉適攻擊江西更甚于其他諸人(見其所作徐斯遠文集序)：三家都是白石的長輩交游，自然會影響他對黃詩的看法。

南宋詩人要修改江西派的，大都主張上窺唐詩；楊萬里自序荆溪集和他所作雙桂老人詩集後序，都有此主張。白石作自述，說『內翰梁公愛其詩似唐人』，今觀白石的近體詩，尤其是絕句，很明顯是從江西派裏出來走向唐人的。白石詩裏時常提起晚唐詩人自號天隨子的陸龜蒙：

詩集下 除夜自石湖歸苕溪：『三生定是陸天隨，又向吳松作客歸。』

又 三高祠：『沉思只羨天隨子，蓑笠寒江過一生。』

詞集三 點絳脣，丁未過吳松作：『第四橋邊，擬共天隨住。』

這些詩詞都是他三十多歲來往蘇州、杭州、湖州時的作品，那時他初識楊萬里。後來作自述，記萬里稱讚他：『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大概就在這個時候(淳熙十四年，他以蕭德藻的介紹，見萬里于杭

州，那時他約三十三、四歲）。

陸龜蒙的詩在從前是不大被人提起的，第一個激賞他的人是楊萬里。我們看萬里讀笠澤叢書（龜蒙詩文集）二絕句：

笠澤詩名千載香，一回一讀斷人腸；晚唐異味同誰賞，近日詩人輕晚唐。

松江縣尹送圖經，中有唐詩喜不勝；看到燈青仍火冷，雙眸如割脚如冰。

拈着唐詩廢晚餐，旁人笑我病如癩；世間尤物言西子，西子何曾直一錢。

這真可說是『讚不容口』了。這三首詩是萬里淳熙年間在杭州寫的（編在朝天續集第二十九卷），正是他初識白石的時候。我們因此知道：萬里所以拿龜蒙比白石，由於他自己那時正激賞龜蒙詩，這和他要以唐詩修正江西派這個主張是有關係的。（白石此後有些作品，好像是有意學龜蒙的。紹熙二年——識萬里後的第四年——作『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首寄萬里，萬里回信稱讚它說：『十詩有裁雲縫霧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那就是很像龜蒙的絕句詩。他如湖上寓居雜詠十四首，頗近龜蒙的自遣詩三十絕；昔游詩裏寫洞庭湖的五古，也像龜蒙和皮日休的三十首太湖詩。）

白石四十多歲還考不上進士，一生飄泊江湖；龜蒙也終老布衣，自號『江湖散人』，二人身世遭際頗相似，其脫離現實的生活也很相似，龜蒙所隱居的吳江，又是白石來往蘇、杭屢經之地。有此生活因素，加之楊萬里對他的嘉獎，和當時由江西派上窺唐詩的文學趨勢，於是形成了白石的詩風：饒有縹渺風神而缺少現實內容。

我在這裏詳述白石的詩風，目的是爲便于下文說他的詞風。詞是他全部創作裏主要的部分，我們要更仔細地來分析它。

我們說，白石的詩風是從江西派走向晚唐陸龜蒙的，他的詞正復相似，也是出入于江西和晚唐的，是要用江西派詩來匡救晚唐溫（庭筠）、韋（莊）詞體的。

白石詞和周邦彥並稱『周、姜』；邦彥詞上承溫、韋、柳、秦，這派詞到了白石那時，大都軟媚無力，恰好和那槎枒乾枯的江西末流詩作對照。指出江西派的流弊，拿晚唐詩來修改它的是楊萬里；拿江西詩風入詞的是姜白石。

當時人不滿江西派詩，並不是否定了黃（庭堅）、陳（師道、與義）諸作家，只是不滿學錯了黃、陳詩的人們。不滿他們只會摹擬黃、陳的外表（當時江西作家呂本中也說江西學者『失山谷之旨』，見他與曾茶山論詩書）。楊萬里對學者說學江西之法，以調味爲比：『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膈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西江宗派詩序）又以飲茶爲比：『至于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味未既而不勝其甘，……二百篇之後，此味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劉良佐詩稿序）他要體味江西和晚唐的噓息相通的消息，調膈晚唐諸子和黃、陳諸家爲一體。楊萬里所希望在詩裏達到的境地，姜白石却在他的詞裏達到了。試舉一端作例：

晚唐以來溫、韋一派詞，內容十之八九是宮體和戀情，它的色澤格調十九是綺麗卑靡的，不如此便

被視爲『別調』；這風氣牢籠幾百年，兩宋名家，只有少數例外。白石寫了不少合肥戀情詞，却是運用比較剛健的筆調的，像：

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踏莎行）

金陵路，鶯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滿汀芳草不成歸，日暮，更移舟向甚處？（杏花天影）

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長亭怨慢）

舊游在否，想如今翠凋紅落。漫寫羊裙，等新雁來時繫着。怕匆匆不肯寫與，誤後約。（漢涼犯）

這些詞用健筆寫柔情，正是合江西派的黃、陳詩和溫、韋詞爲一體。沈義父作樂府指迷，評白石『清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以『生硬』不滿白石，就由于他以溫、韋、柳、周的尺度衡量白石，並且不瞭解白石詞與江西詩的關係。

又，五代北宋人多以中晚唐詩的辭彙入詞，賀鑄所謂『筆端驅使李賀李商隱』。後來周邦彥多用六朝小賦和盛唐詩，漸有變化，但還是因多創少。只有白石用辭多是自創自鑄，如『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冷香飛上詩句』等，意境格局和北宋詞人不同，分明也出于江西詩法。白石一方面用中晚唐詩修改江西派，另一方面又用江西詩修改晚唐北宋詞，以修辭這一端來說；他從用唐詩成語辭彙走向用宋詩的造句鑄辭，也是他的詞風特徵之一。

關於白石的詞風，南宋末年張炎著詞源，拈出『清空』兩字作爲它的總評，並且爲它下一個比喻：

『野雲孤飛，去留無跡。』這對後來評判白石詞影響很大。我在這裏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張炎說：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

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白石詞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八歸、澹黃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

張炎拿『質實』和『清空』作對比，並用『古雅峭拔』四個字來解釋『清空』，其實這只是張炎自己作詞的標準，是他自己『一生受用』的話頭，（張炎的學生陸輔之著詞旨，述張炎的話：『清空』二字，亦一生受用不盡。』）是不能概括白石詞風的。白石沒有留下論詞的著作，但是他所著的詩說却也可作他的詞論讀（清代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已有此說法）。詩說裏主張：詩要『有氣象、韻度』，要『沉着痛快』，要『深遠清苦』，我們若拿這些標準來讀白石詞，的確有可以相通之處。又我們讀他的慶宮春『雙槳蕩波，一蓑松雨』，滿江紅『仙姥來時，正一望千頃翠瀾』，念奴嬌『鬪紅一舸，記來時嘗與鴛鴦爲侶』，琵琶仙『雙槳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諸首，知道它既不是溫、韋一派，而又與蘇、辛不同，也明顯地可以看出，它原不像沈義父所說的『生硬』，也決不是張炎所說的『清空』所能包括。

五代北宋的婉約一派詞，到了南宋的吳文英，漸由密麗而流爲晦澀。張炎由於不滿文英而服膺白石，所以拈出『清空』二字作爲作詞的最高標準，這本來是他補偏救弊的說法；但是如果以爲這二字可概括白石詞風，那就偏而不全了。

清代從朱彝尊以後，有人甚至推尊白石詞是『三百篇之苗裔』（王昶春融堂集），『猶詩家之有杜少陵』（宋翔鳳樂府餘論），那是完全不符實際的過譽；我們看北宋末年暴發了尖銳的民族矛盾，詞壇上陸續出現了許多進步作家和許多反映這個大時代現實的作品，蘇、辛一派詞，於是聲光大耀。作家的生活遭遇各不相同，我們原不應對他們作一致的要求；但文學作品反映現實程度的深淺廣狹，是估定這作家成就高下的主要標準；若以這點意義論，白石詞的地位無疑是及辛棄疾的。這由於他對生活、對政治的態度和辛棄疾一班人有很大的距離，他一生從來沒有要求自己施展其才力以改變當時的現實。他的揚州慢、淒涼犯各詞，雖然對現實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但所反映的主要不是當時的鬪爭內容，它的絕大部分只是用洗鍊的語言，低沉的聲調來寫他冷僻幽獨的個人心情：

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惜紅衣）

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齊天樂）

這是他被傳誦的名句，也就是代表他的作品風格和生活心情的名句。

宋室南渡的時候，北方貴族官僚避亂到江南的，大都沒有勞動謀生的能力，在仕途上沒出路的，便以『道人』『雅士』的態度寄生游食；他們的遭遇和生活很近似于南北朝時代的南渡士流，顏之推家訓所斥責的不事生產、不懂吏治的游惰文人，正是南宋江湖游士的前身（白石自述：范成大稱贊他『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恰可說明這點）。在他們隊伍裏雖然也偶有些人敢于揭發現實的醜惡，使權貴們視爲『口吻可畏』，但『道人』『雅士』的姜白石却不屬於這一流。這種逃避現實的態度表現在文學

上，自然只會寫『晉宋雅士』那套放懷山水，怡情歌酒的作品。宋詞在從蘇軾到辛棄疾這一階段中，正視現實的作家們，把它從溫、韋的末流頹風裏，從脂粉氣和笙簫細響中，提向有陽光有鞞鞞鎗鼓聲的境界；但是到了白石，又逐漸走向下坡，變成爲西風殘蟬、暗雨冷蛩的氣息。由于這個文學傾向的發展，也由于南宋末年士氣的頹落，到了王沂孫、張炎諸人的作品裏，便只有像螢火、孤雁那樣的光燄和聲調，白石這一派詞也就自然走向沒落之途了。（王有詠螢詞，張有孤雁詞。）

末了，略談談白石詞的樂律：

白石不但是詩家、詞家、書法家，又是南宋著名的音樂家；我們研究他的詞，不可不注意它的音樂性。因爲在南宋詞裏，這是他的特徵之一。

白石集裏今存有十七首自注工尺旁譜的詞，這是七八百年前流傳下來唯一的宋代詞樂文獻，它在我國音樂史上有重大的價值。我們要研究他的詞樂，須先瞭解他選調製腔的幾種方法：

一種是截取唐代法曲、大曲的一部分而成的，像他的霓裳中序第一，就是截取法曲商調霓裳的中序第一段；

一種是取各宮調之律合成一曲而宮商相犯的，叫做『犯調』，像淒涼犯；

一種是從當時樂工演奏的曲子裏譯出譜來，像醉吟商小品，是他從金陵琵琶工『求得品弦法譯成』的；